讀書囈語

讀書囈語卷之三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稺鶴父較

書經

舜命九官擢以新秩而命之者四因其職而命之者五以新命故禹垂益夷皆讓德自謙以為不堪其任也以舊命故棄契臯夔龍皆無讓業已任其事不可因有命而推諉以與人也然禹夷止命曰往曰欽而垂益則曰汝諧者稷契五人各有所職而殳斨伯與

朱虎熊羆則未有職命之諧者垂諧殳斨伯與而益諸朱虎熊羆也然舜命禹揔政而亦曰汝諧者舜為天子而使禹揔政命以諧與巳諧也

舜納大麓或以為大錄總治天下之事也余謂不爾舜納百揆賓四門巳盡領天下之治矣何又納麓為大錄天下之事哉余謂此麓乃眞山足蓋堯之巡守或偶以小恙命舜代之柴望於山麓也而天神皆享無烈風雷雨之迷必有瑞氣祥風之應矣孟子所謂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也受終之後舜自攝行則不言

納麓矣胥蕩宋光之郊大風雷雨滅燭正與此叐
五十載陟余初以陟訓升遐今思之或不宜訓升遐
止當訓升爲天子耳盖舜與前曰汝陟帝位舜讓弗
嗣故史臣總記舜年而曰五十載陟帝位以應前陟
位之辭也夫三十始徵三十年爲相五十年履帝位
而後方死其解甚順勝升遐之訓多矣
史記大禹曰文命二語或以爲頌禹也余意此語錫
圭告功之語爾盖因告功而遂陳克艱之謀也故史
因記之耳

皐陶陳惇典庸禮而曰勑我自我命德討罪則不言我者典禮乃人性分之所固有可以言我命討則直奉若天道爾楊氏之言猶爲未盡

有扈怠棄三正三正者辰始於子而正建於寅爲在三也有扈不奉夏正而云怠棄三正豈有扈遂建亥爲正如秦人哉

仲虺之誥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蓋言命歸於商而桀失其衆爽當作失訓爲是下文簡賢二句言桀雖失衆而同惡相濟者猶欲爲商患雖湯進伊尹以德

言與之言亦不足其聽聞也

成湯革夏而變置其社稷亦正禮耳巳廢柱之祀而祀爲稷矣乃社神何能則無可代之者故衆謂不可而止也程子以爲成湯不應有過舉是不然昔人論

湯固曰改過不吝

湯伐三朡俘厥寶玉或以爲非所急不知滅其國而收其封珪即不係急而亦不可巳者

殷之諸王故自不嘗厥居非若西周之鎬京東京之王城皆嘗居不遷也或諸王弟君自遷而盤庚乃以

耿居之民遷故衆不適有居爾

祖乙居耿至盤庚乃遷者蓋耿雖有湑没之患而亦

有淤塡之利故遲遲以久也盤庚乃適山而居偃師

宜其費播告之脩矣然偃師故無河患而紂之喪師

又在河北妹邦未知幾遷而居朝歌也

牧野之師諸侯會者八百武王但舉庸蜀八國者即

蠻夷以該與國也若以爲八國服習之久而用以戰

恐未然

武王開相協厥居九峯訓以處所或有非之者竊意

武王方問天命不應雜以民居盖謂性之所在也言
天定下民而同有是性乃綏猷復性者在君而我未
知其彝倫所以叙則不能綏猷以復民性矣故箕子
陳治天下之洪範有九類也
康色好德錫福之訓九峯以為予之禄也竊意皇極
之世未宜有此謀面用人使有無義民之嘆也盖謂
皇則受之者接之以安和之色而不嚴厲以拒引之
以好德之教而俾其知向於德若是則納民於善而
為錫福大矣故時人於此惟皇極是歸也君以為與

下錫福不類夫此謂庶民彼就有位正自不必同耳

古書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盍讀義為俄音以叶頗也

唐明皇謂頗無宜音不叶義韻遂須詔改陂字亦多

事矣然而陂頗字訓亦不甚合也

曰者會歸之民之言也於帝訓者所謂于汝極也訓

行近光曰作父母為天下王者所謂錫汝保極也民

戴其上如此則皇極嘗保矣

强弗友剛克者以上之威嚴治其强梗也燮友柔克

者以上之寬厚引其退縮也二者偏之不善而用各

匡其失也沉潛剛克者激厲之使其奮發也高明柔克者裁抑之銷其英鋭也二者偏之善而用各反其失也

蘇氏以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爲洛誥之序竊意咸勤誥治之言與洛誥全文似乎無涉蓋周公誥邦伯庶殷俾營成周之書也考之召誥周公以三月望社祭於王城即以次日營成周之邑而以七日作書命邦伯庶殷則即此書無疑矣特伏生忘記而以此爲康誥之首而孔壁亦失此書也余因此知書之亡

者蓋多而書序所列七篇未必盡實也夫
九峯辨遷頑民在營洛之先其說甚詳竊意此不過
先後數月間事耳蓋因欲營洛而遷民民遷來而遂
營洛也夫民不可强也盤庚欲遷民猶有怨周公縱
以兵威脅而從之苟不早爲之所不但有逃散之虞
亦非聖人仁民之心矣故召公率以攻位周公誥命
作新邑非直令工作以勤苦之實處以公衆以存卹
之耳成周既成乃悉頑民居之而給宅舍與田里則
民盡徙居東郊矣然則謂成周成遷殷頑民於事於

理亦未大失也
多士之終篇曰興從爾遷曰爾攸居方遷居之始勸慰之詞也多方之終篇曰離逖爾土曰爾不敬於和則無我怨居業已定民心已固戒飭之詞也
小子同未在位數語九峯以爲有缺未詳也竊意周公謂吾方及汝共濟而汝今去則吾一人不能濟矣猶之未在位也旣大無人責成我使收其功又無有朂勉我以所不及者而召公之德亦不降於民鳳鳥將逝而不可聞其鳴矣小子不作成王解爲是

予不允若茲誥二章周公蓋言輔成王業者在我二人汝亦與我見合而謂是在二人但以天休滋至我二人將弗能任故欲去位也獨不念天休方至正當克敬德以廷之大舉賢俊俾之在位以盡大臣之職無徒讓後人於此盛時也且我方與汝同心篤輔以有今日之美正宜共政以成文王之功於不息欲令海隅無不臣服也而可遽去乎

蘇氏譏顧命康誥之事爲非禮誠然矣第太保以乙丑逆康王入翌室宅憂爲喪主矣乃不以是日受顧

命誥群臣而延至九日癸酉何也此八日之中嗣君不定位天下乃八日無君矣不亦可慮乎君其以吉服受顧命則士大夫以三日歛而成服未成服之前或可雜以吉服也不知周禮天子之喪幾日大歛而成服乎如九日尚未成服則吉服受顧命誥諸臣猶爲禮之變也葢恐無九日尚不成服之理爾

讀書囈語卷之四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稺鶴父較

詩經

關雎之詩序以爲后妃之志紫陽不取而以爲宮中之人所作也夫文王未娶則宮中何得有人而以爲幸后妃之得乎蓋后妃志求賢女以事文王故首以雎鳩起興見文王之無慾次章以荇菜起興荇名妻余后妃所求皆文王之妾爾其琴瑟鐘鼓亦但願文

王宜其家人有琴瑟之和如鐘鼓之樂耳非眞以琴瑟鐘鼓作樂也

寘彼周行謂我采卷耳則貯之筐矣而所懷之人乃寘之周行而行役於外也

陟崔三章乃冀望之詞非託言已登高以望所懷也言行人在外必有陟崔嵬之勞矣願且酌金罍以自慰無但懷卽安也必有陟高岡之苦矣願且酌兕觥以自遣無爲傷勞苦也末章乃言陟砠之勞馬疲僕病卽自寬能無嘆吁也耶

兎罝之詩朱子以爲詠罝兎之夫也愚意未然觀其言好仇腹心此豈一罝兎之夫可稱耶此以罝兎起興而詠武夫蓋文王禦侮之臣太公之流亞也非一野外之村夫也

喬木無枝而少陰故不可休遊女貞靜而無邪故不可求漢廣四句不比女子但言王化方盛有不可得而違犯者故次章以下言錯薪者當刈其翹秀之楚蔞則求女者當備禮而秣駒馬以迎之庶不違王化而無泳漢方江之難耳

不我遐棄幸其君子之歸不畢命於外如陟岵所云無棄也非君子之棄室家也

行露所詠女子殆如歸妹之九四愆期有待者故始言豈不欲早成室家恐禮有未周人謂其輕於從人耳故以夜行多露爲比而下文云室家不足亦不女從也

紽緫朱子云未詳據鄭長倩貽公孫弘書緎緫皆絲數則紽亦絲數之名耳紽少於緎緎少於緫始用五紽既而緎而緫以漸而多蓋始而皮全不貫絲既而

皮敝則費以漸而多以補緝治之記稱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即羔羊大夫之比矣

摽梅圓婚嫁之期但女子而言庶士當早求巳恐非女子所宜言也愚謂此殆在位者感隹實之漸落慮賢者之易老故欲早求之耳

死麕之卒章以爲女子拒之之辭亦可但教之舒緩不使驚尨豈足稱難犯愚謂此時人見誘女之無禮者而惡之故戲之曰若姑徐徐一驚尨吠則衆人知之矣汝事其可行乎

壹發五豝註謂發矢然一發貫二嘗也三猶可言一矢貫五無是理也意者一發謂發一車而有五獲耳非一矢也豝縱皆田豕必言豕者春蒐搜獸之害稼而射之故皆田豕也謂食田故也騶騶人也虞虞人也騶御車以馳射而虞驅獸以來故歎美其多也若謂不殺生物一發貫五何取不殺乎

居諸誠語詞然居有不易其常之意諸則多而不一之意亦自不同

茹當訓納鑒之焰物來則納之匪鑒則有不堪納者

矣故往愬而逢怒也

不百處者嫡妾嘗尊而莊公嬖妾而卑其嫡是不百處也

父母不卒猶栢舟兄弟不可之謂耳夫婦之間信非父母兄弟所能與力者

爰居處章謂我之征行於何居於何處乎殆必死亡於何所喪我之馬乎同征役而不死者將表林木以記我瘞冢人之求我尸者當於林下耳故下二章爲別家永訣之語

雄雉之詩蓋婦人以答擊鼓之別者也其末章則刺時君大夫之好用兵者耳不忮二句正胡文定所謂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即利人土地耳故不忮不求則何事不善乎

有與言待與國也有以言以與國未至也靡與同即上與國言衛不能脩方伯之職故與國靡肯從之同來救患也非不與黎同心也

簡兮之詩蓋刺其君好宴樂而不脩政也簡當訓擇蓋求其精壯善舞者即次章之碩人是也末章言山

隰尚有草木之佳者而國乃無賢君徒令人思美人於西方耳不待明言其君之失也而刺之之意深矣朱文公以爲賢人隱於伶官有玩世之心直以其詞耳未深會之也泉水之二三章卽與姬謀之言也問問候其安也諸姑伯姊思歸者之尊屬非諸姬亦非問可否也

莫赤二句言所見無非赤者而非狐乃人而狐也無非黑者而非烏乃人而烏也赤者貴人而爲狐媚悅以求全也黑者小民而爲烏將翔集而未定也臣媚

悅而民離叛國其可居耶故欲去之且亟也
不瑕有害言即臻衛亦有何害乎然而終不行者以
禮自防不敢越也故曰悠悠咏歎而但願出遊以寫
憂也

左傳云靜女之章取彤管焉註以爲女史記事之筆
也女旣贈管故男亦自牧採荑以貽女爲相答也贈
荑者謂女手如柔荑也註以爲女又贈荑未是美人
之貽謂將以貽美人耳非美人所貽也

干旄之詩盖闕文公以此車馬聘召賢者而國人詠

之左氏所謂授方任能者是也君以爲大夫盛其車服以見賢者則未足爲屈己下賢之誠而賢者亦將閉門踰垣矣

左傳許穆夫人賦載馳止是賦此詩耳時穆公在位豈肯容其夫人行至中途而爲大夫追逐而止之哉大夫跋涉謂使大夫往衛也憂者大夫止能唁其君已矣不必爲衛深謀計安社稷故夫人憂之也不我嘉言已不得如父母之爲嘉也旋反濟言不得濟水以反衛然視爾等以唁慰完事則何善之有未君我

之所思則遠而且密也閟當訓密言思之深密也卽下文控大邦因極之說也陟阿采蝱行野芃麥皆憶想之詞耳非實陟阿行野也許人尤大夫尤言小民之尤本於稺狂耳大夫之尤未知我所思耳然爾大夫雖百其思當未如我親行之爲衛謀者周且密也上文視爾不臧正謂此耳

重較鄉士之車而武公倚之蓋人君之車亦設重較也

泉源淇水今按地理淇水在北百泉在南朱子以爲

百泉在北淇在南未之考也

禮童子佩觿以事父母耳芄蘭蓋刺童子之躐等不循禮也言其佩觿而不能解佩韘而不能决徒空垂此佩之容耳此亦闕黨將命之意

考槃當以成室爲是觀下阿陸二言則室在㵎傍之阿阿上之平陸明矣

木瓜舊說以爲衛人戴齊桓存亾之德而思報之詩似乎理長可從

君子陽陽盖亦簡兮詩之旨刺君之好樂而不强於

政治也未必婦人之詩

平王號令不行於天下戍申之役盍合列侯之兵而無至者故曰不流薪不與我戍申也蓋其室家之人自是不俱出者何言不與戍也平王但戍母家申耳而言甫與許者怨王之役以為亦將竝申之同姓而戍之耶以為竝戍未妥

采葛舊謂憂讒似得之且無淫奔之語安得謂淫奔者

大車之詩愚謂此男子從役於外而寄家之語也不

敢不敢矢伍也不奔不敢亾歸也故言生不得同室死猶可收尸合葬也若淫奔者生旣不得同室死誰收而同穴乎

丘中有麻舊說留子能治其邑故高丘亦有麻麥與李以養其民則於下厚矣如貽之美玉然嗟嘆美之也國謂私邑國也似乎得之

凡淫奔之詩皆別人作之以刺者如墻茨之類是也惟靜女溱洧等無刺譏然亦意在言外者若淫奔者自作而無所刺夫子何爲而不删之乎

同車扶蘇擇兮狡童諸詩昔人以為刺忽東門風雨青衿揚水蔓草諸什昔皆別有說而文公以鄭聲淫一字盡謂淫奔恐未然

將仲子鄭氏以為淫奔之詩夫既畏父母諸兄及人之言矣豈復淫奔忍奔則無所畏矣此必交游之不得人而為踰里踰垣之事者故為此言以勸之耳東門之詩戒人之淫游而國遠者必戒亦戒人之躐等而進者互觀於朱幾矣而四字可見矣文公以為非躐等亦失之矣

鷄未鳴固無蠅聲群臣入朝無免朝之命而自歸恐亦無是理

山有樞舊說謂刺晉昭侯之不强於政治也非但謂其衣裳馳車馬之類其說理長

有樞在鄰二詩皆言及時爲樂之意然有樞亦憂而怯車以喜而矜其去先王之宴樂亦遠矣而亦見唐之將衰秦之方興也

唐風揚之水詩發叛民之幽隱此忠於晉昭侯者文公但據其語而謂叛人自言恐未善

椒聊之詩嘆曲沃之日盛而憂晉之不能自立之意於言外見之此唐風之所以爲忠厚也孝侯以後累於沃而晉人不服至武公滅翼賂周始定封者此故也

羔裘文公謂不知所謂舊說晉大夫有得民者故言居居謂從其邑而居者非一也又言究究謂就其庭而質成者亦非一人也似亦有理

鴇羽訓不堅固工緻以爲怨詞則可以爲勞臣之詞似乎未孚盖王事旣無不堅固者矣何必又使臣勤

勞而不遑將父母也余意盬盬也盬以結而成則盬訓以結爲是言王事無結絶之日使我之臣勤勞而不遑將父母則於理爲順矣郎怨詞亦甚通

無衣之詩蓋興兵時所賦故言何必嘆無衣乎且與子同袍以出征也未必平居之謂

細觀蒹葭之詩蓋刺其人之好爲暇游而不返者也舊說以爲願見賢恐未必然

蒹葭願見賢而不得權輿既見賢而禮衰二詩可以相形所謂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繇聖也

世俗之君大都如此

婆娑二字蓋衣裳搖動之意未必爲舞晉陶侃告老將終謂其從事官曰子婆娑正坐公等豈侃之將終而亦舞哉

墓門舊說以爲有不良之人戲人之婦者婦歌此以剌之言國人已知其不良而不知敗則自昔已然今我旣歌以訊責之矣乃其訊責之而不顧而反顚倒思我極言其不知耻以剌之也

東門之楊舊說以爲親迎而女不至也亦有理蓋親

迎以昏爲期也
烹魚章言誰烹魚而不先漑釜鬵者以與誰有西歸而非懷思西周盛治之好音者見己之思周道也非謂見人有西歸者而我寄之以好音也好音指西周之盛治言
匪風下泉皆王政不行而强暴放恣小國國敝之詩故昔人以爲思治又曰檜以東周之始故傷天下之無王曹以春秋之終故思及郇伯而傷天下之無霸也

列泉不以灌良田而浸稂蕭以比王政之不行於天下也

蔡九峰據金縢之文謂周公居東二年爲避流言旣以鴟鴞貽王而猶未悟也及感風雷之變啓金縢而始迎公歸於是作大誥而後討管蔡武庚也以東山破斧之詩觀之信然蓋東山之討無戰伐之語而斧斨錡銶亦非干戈弓矢之用也若以周之全力討商之遺孽當一舉便定何待三年

白駒一詩乃隱士往還之詩也首二章言我場有苗

有雚可以食駒故願其來則將縶維之以與隱者逍遥而爲我嘉客也三章相見之言故云來思且言使爾爲公侯則無此逸豫故勉其遁也四章旣去之言故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願其數相往還也

斯干首章止言地勝美而人親睦未言室也竹苞松茂恐未可言室之美下方言築室耳

節南山方茂一章言尹氏不察已言而以爲譏已則俑怒方盛而我如矛戟相加也卽下文不懲怨正之誠也如平夷其心而察已所言以爲勸則其心必懌

而我與之如相酬酢之交歡也即下文式訛爾心畜萬邦之謂也

皇華靡及盍有二意一恐怠緩不及事二恐見識不不王不及事也

鄂不韡韡鄂即咢謂華瓣也盍古通用之一華五六咢相依以比兄弟之相親也

徧爲爾德猶云徧被爾德也非助之爲德也故下文祝之云爾

天保一詩前言天福之中言神福之末乃言臣民祝

之也

行兵者將戰而後旆姤出軍有愼戰之意故不旆故

日憂心悄悄益愼言也

牧人之夢愚意衆止訓多溱當訓聚益魚少則或因

旱乾故魚多爲豐年旐乃征行所建而又於郊野則

是集兵也則室家有離別之憂旟亦征行建之而又

爲州里所建不過征役耳故室家則聚也

不敢戲談謂已憂國之深故直言國之將斬當監於

二代以敗行不爲戲談也非畏威也

有實其猗而箋訓為倚則是山倚地而立以興師尹不平而失民將無倚也或猗阿之誤謂山之阿也即上文石巖巖之意

正月詩之訛言蓋後世謠言之意言國將危亾非姦惡之言也鼠憂謂竄伏若鼠伏而心為國憂也好言莠言謂在位者之是非人不顧其事勢而但以口語好惡人故憂國者是以有侮也不指訛言說從祿謂就食糊口之意非仕而受祿也山卑數句謂山卽卑已有岡陵之險民雖卑而訛言固甚可畏也而王會

不以自懲戒改行也君但欲止之則是厲王之監謗矣非詩旨也天高章言局蹐天地之言信有倫理哀今之人遭此虺蜴之虐至於局天蹐地也

阪田菀特憂國者盒以自比言巳在下位而憂國如人所棄之阪田而猶此特生之苗也扤之者人也而歸之天亦自安其命之謂耳下四句盒謂在位者妨賢病國惡巳之正言故求之如恐不得執之則如仇人使不得效力於國事也末三章皆欲無處免難之意一身無托故云念獨又云哀獨也

中原之菽種之有主而衆人得以采之螟蛉之子何于蜾蠃而且變之以去言 禍之難免也故當教子如已期不忝所生而已謂謹畏不犯刑也溫溫恭人章即莊周所云當今之世僅免刑焉之謂也

雨無正昔人謂正大夫刺王朱子非之以爲暬御之臣責去國者也愚詳觀首二章文意正是正大夫刺王而責諸臣耳其云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所謂我即正大夫也離居謂不得近王進言也勩止謂憂勞耳觀下云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則知爲此詩者正離

王之正大夫耳後章云曾我暬御旣云我可知王之暬御卽此離居不得近王之正大夫也盖暬御有官爲正大夫者非入職六官之長有罪伏辜謂彼召亂有罪之人遭亂以死是伏辜也非餓死也舍止也謂止將有罪伏辜可也非舍而不顧也

謂遷王都盖指皇父居向之僞不遺一老守王者鼠思謂竄伏而憂思至於泣血也

小宛固兄弟相戒之辭然齊聖桑扈二章亦刺王也盖因刺王而思免禍之圖故相戒舊說亦未爲非

螟蛉果蠃之說余親見果蠃運泥作房其鳴非祝子乃用力爲房也房成產卵於中取諸虫實之復泥封其口去不再來余嘗拆觀之見其卵已見其化成虫已又見其食盡諸虫化成蛹也原無祝變成子之事昔人之言謬矣

小弁之詩當爲太子之傅作之平王若慕親君是豈其即位不誓師以征戎而反屯戍以衛申也鹿斯奔言鹿之奔猶念其群雉之介猶求其匹王乃出妻廢子而自立於獨如病木之盡亡其枝也將何以自存

乎似不謂太子山淵二句似謂讒言之人之深險也作寢廟即知其爲君子定大猷即知其爲聖則人之有心固可忖而知也彼讒人即如狡兎亦且遇犬見獲矣豈不可知哉

柔木似比諂媚之讒人也行言數之如所謂初生又生釁豔之謂言譖已者不一言而已三言投杼是也巷伯不信文遷二言蓋望聽者之悟而堅讒之詞非以忠告行譖之人也

飧晚食也棘七即匙以進食也東人赴周之役抵暮

乃得食因念其勞力傷財故睠顧周道而出涕以自傷二三四章即因力傷財之事五章以下專言天文則以夜所見故耳襄當訓終一日之間終此七次舍也

先祖匪人謂呼先祖而訴我豈非人也註似謂先祖爲匪人恭安忍予即下文殘賊莫有之禍患也加卉章似以果梅自比言已有足以及人之才而見殘害曾不知其罪之所生也

北山盖大夫有推避不任事者而諉之此人故云大

夫不均任事豈我獨賢乎下文又言君我之未老而旅力方剛豈少此等人乎哉言鮮正謂不鮮故下文只言不均而不及王盖王不與知也

小明之詩與北山極相類但不若北山之深識譏事者爾所云共人盖刺其恭手無爲也其云無恒安處亦刺其不可以安處爲已嘗也

式穀當訓善鄭下景福也盖既在位自有祿矣何待神與

楚茨舊說刺不耕藉田故以茨棘起興言茨盛棘長

之處自昔何所為乎乃我藝黍稷以供祭祀之地也若以為昔人除棘而使我種田則昔何不種若昔已種則又何茨盛而棘長為今所見也舊說故理長未可廢

角弓怨王之棄宗族則令主者所善不令王所不善也王所善則受爵不讓故綽裕所不善則已無爵故瘉矣彼受爵者如食饇而又聽其酌取之甚是教猱升木而效之者將如泥塗相着不已也王乃無徽猷而莫顧下遺之病者益使彼之馳也

黍苗之詩在都人士之後白華之前幽王娶后之時作歟抑平王戍申之時作乎盖思召伯之功而將美之非宣王時詩也

有芃者狐猶得幽草以安息而行役者之在周道何時得息乎

陟降左右言文王純德同天則一動皆天心所眷如在帝側也若以爲文王之神在帝左右而福澤其子孫則是文王私其子孫而帝私學文王也恐未然

世之不顯二句言周士之所以世顯以其世世之謀

猶能勉於敬也
末章言命之不易誰遏絕爾躬哉但當勉於德政俾令聞自昭日以天命自虞度則可耳然天無可知但當法文王則萬邦信孚而天命即在是矣
書稱太王肇基王迹詩言實始翦商觀遷岐而立臯應之門冢土之社太王實有興周之志矣故泰伯因有托而逃之以讓其弟也
三章契龜契當訓合言人謀與龜卜合也
四章自西徂東捴言岐下相土居民之事耳不必援

西水滸也
六章鼛鼓弗勝言雖以鼓召之不如是之赴功勸力也非不能止也
夏革識不可解愚意或不因時有變遷之意以文德之純也
假帝武或以爲姜嫄隨高辛祀高禖而歩履高辛之武也此亦一說
皇矣二章前言治脩木樹之事摠以平治道塗居民安衆也何乃遽及昆夷大姜乎串夷何即彼徂矣岐

有夷之行也言道平也天立厥配言太王德足合天可配上帝故天意輔之而受命固也以爲見或大姜未安

五章七章帝謂非設言直謂帝以文王德如此故命之伐密崇以爲設言未善

詩言下武封在天而言耳言在下之周世有哲王故武王得以伐商而配天也不得爲文之誤

有聲烝哉詳觀八章之意烝當兼得衆訓得衆而爲君意方完

履帝武敏歆言隨帝祀禖而敏敬以歆神也攸介攸止介至也謂姜嫄受孕之期至也止月事之息也居然生子謂安然而生子也非無人道而徒生子也至其見棄則或別有事故不可强爲之說

民勞詩全是諫君之詞朱子以爲同列相戒似未然即末句亦言欲王王於成故大諫爾非以王意戒人也

疾威上帝盖指厲王下言天命乃謂君之命不可信也若以爲生人之性命與詩全文不相涉矣

被詩則責同列而因以諫王自庶民以下則諫王語也其云宗子蓋指王之太子不止謂同姓同姓已云大宗矣

靡盈二句謂人當不自滿以受教戒誰能夙知而暮即成者而可不日儆乎

塡兮孔塡皆當訓塞桑柔召旻皆人憂心氣塞也厲卯則天氣膭塞而成大厲也

聽言四句言使彼果能聽我言則對之可也不能聽而我公然誦言之則我如醉後妄言耳是彼不用善

言而反使我成成耗惑也
城壞二句言王之不德將無以翼子而令宗子失維
城之安王獨不念老而無子之獨爲可畏乎未幾王
出彘而國人欲殺王太子召公以其子代之厲王眞
壞城而成獨矣
克共明刑註似未盡其當訓恭敬之恭刑當爲儀刑
之刑言不求先王之道而儀刑之則致皇天弗尚如
泉流日趨於下以至淪亡矣夙興以下數句則皆當
求先王而儀刑之之事也上章訏謨等語正求先王

而儀刑之之謂也
不夷謂王心不平也靡黎言民皆被罹禍以死亡也
頻追也言追近危亡也蔑無資藉也國亦所藉者天
命而天不將故無藉也君子謂良民也無競言非良
民欲競奔避也以有生之屬爲之梗者不得已而欲
奔避禍也念土守孔棘故告之以能謀能愼則亂況
可以削平而所當憂者在於用賢也不則終於危亡
而已肅當訓憚言人皆憚之而自謂不能但安家食
也然又稼穡不戒而至於饑困無方但能呼天而已

耳非至於無力以念天禍也無力救禍則可也何得念禍無力耶

朋友已譖朋友謂榮夷諸人譖盍有譖言不止不信也以苪良夫嘗非其專利故是以不胥善也谷即山谷險地也進則王雩退則夷譖故脅險也狂喜指王悅榮夷故喜欲狂也下章言王榮夷以貪利故忍心而為荼毒以致民之貪亂也征以中垢謂榮夷征求於民直以中心之貪饑也故下文遂言貪之敗類余來赫即所謂譖言也涼當訓薄即前所謂忍心也盜

冤即前所謂征求而貪者也背謂悖理譖言亦指已譖言也

譖始竟背言婦寺方始譖正人而王遂終背正人也是豈王所謂不極彼之欲而胡能爲慝哉今外之仕者剝民以奉婦寺如賈求三倍之利而婦又非有朝廷之公事也乃廢蠶織而預外政矣是非爲慝哉竟背即下文維予胥忌也

無不克鞏言天雖高遠而人未有不能固其國命者但能脩皇祖之德政則足以救爾後矣不可止謂天

能固人之國命也

靖謂不靖夷謂不平皆反言之猶治而曰亂也

孔訓當訓旱言已憂國有位大旱不得進言有爲非

更見貶黜也

疏與稗皆非佳米喻小人也言王不自棄此小人徒

使憂國者爲之悁忿而長大息也

池之竭先乾其厓崖泉之竭必先有窒其源者今外

則日蹙百里內則舊老成人不用是池與泉之竭可

待也寧不災及我躬乎

烈文之詩詳其文意本謂辟公助祭而神錫辟公以祉福非以錫王乃王以福歸之辟公也下云惠我無疆言祉福之錫以臣順助祭之誠得之若順我於無盡而歲時有此誠敬則神時錫爾福而子孫永保國祚矣朱文公乃以為諸侯助祭使王受福則是諸侯錫王祉福此說殊未當失詩之本旨無惑為楊升菴所譏也

封靡四句似謂殷末大亂有滅亾無封者有危弱靡廢者維先王崇而封之念此封建之大功故繼世者

皆君我而來助祭也故下文又告之以用賚脩德以
無忘前王也
載見綏以二句亦言武王之神綏辟公以多福俾其
得繼而明之以至於受此純福也亦與烈文之意同
文公之解亦失之
萋且敦琢似謂其從臣之盛而皆選擇之賢所謂膚
敏祼將者也萋且似不謂敬慎
淫威舊說亦未盡善余意即寔長之誤耳言其客有
此寔畏之德故周天子嘉之而錫之以甚大之福也

之猶猶爲也言王者特巡所爲嶽山望祭而及於河也非縣河以周四岳也河亦不至四岳

商頌景員維河員卽云也猶言云維景河也謂四方之來者至於景由大河則至邦畿而爲民之所止也員不作四周之謂

壽胥與試胥相也試驗也言衆以黃髮台背而驗公之必壽也論語所謂其有所試是之謂也

吞卵之事昔人謂無此事止是祈高禖而生子爾今思飛而遺卵未有不破者豈可吞也此說殊長

園有桃詩彼人是哉二句彼人指爲政者言子豈以彼所爲爲是乎而乃謂我驕以罔極君以爲非之者之言則一詩而兩人作之恐未善

伐檀寘河之干註以爲勞力而無所求食也愚意寘河之干蓋賢者將棄之以自食非寘之無所用之地也

蟋蟀無已大康二句蓋始議爲樂之詞言不樂則歲月不我與矣但不爲大康而仍思所居如良士之樂而不荒可也思居蓋即豳人索綯乘屋之類

吉金喈言

不亞為姻求特牲特豬制棗曰遷豣下一特箋註云特匹也釋詁特河見庶言為特

者將身而來不以禮將以擇女多有媵嫁謂之備禮天子以至士庶皆有之但平家不

皆身男不備禮而娶女不備禮而嫁一對人見稱成精無道以資史之謂男特耳棄田思

新詩雅不謂三有爲特已先見之

光緒丁亥六月八日秦保孫記

讀書囈語卷之五

馮翊李元吉允農父著
上谷金毓峒穉鶴父較

春秋

春秋時魯不書即位者四君隱自謂攝莊閔僖皆以君弒之亂草率即立其於即位之禮或未備故史不書而經亦不書文定以為上不請命文成以後豈皆請命哉

無駭不氏文定以為未賜族然其後為展氏但不為

鄉耳

叔肸之卒文定以爲不食宣禄故褒而書字也然肸之子公孫嬰齊齊之子叔老其後叔弓叔詣叔鞅叔還叔青皆見經傳實世官也或宣以母弟故使之仕而未嘗使之出外故肸不見經耳

文定以盟唐瓦屋書日爲譏之是矣然浮來盟越無甚緊要關係而亦書日則何也或史氏之記偶有詳畧耳

宋桓三世不葬文定以爲治其罪惟襄居倚廬而出

會忽親可治耳成與昭未見有何罪也意者宋不告葬期而魯失於往會耳未必為治罪而削其葬

春秋之法君弒賊不討則不葬然亦有賊討而不葬者蔡人討陳佗而陳桓公不葬亦有賊不討而葬者許止葬衛而悼公葬是也

文定以鄭僖書卒鄢為隱之而又以衛桓以嫡毋無寵為不善之積以及身夫不答莊姜莊公之失也而以為桓之不善及身也冤哉齊君舍亦然

鄭僖齊悼弒而書卒楚郟敖亦弒而書卒文定以郟

敎之書卒爲爲中國隱僖悼之卒爲爲二君隱爲中國隱再矣爲二君隱而使弑君之罪不彰於天下後世也聖人不知必爾爲不也

文定以救而次爲譏其緩次聶北次匡次雍榆是也然愚謂次而後救者息緩也聶北匡是也救而次者怯也雍榆是也此三次之辨也而聶北意在養亂與匡之息緩亦不同

文姜通襄哀姜通慶父其爲亂男女之別明矣而僖公又與聲姜會齊桓於陽谷不以前事爲戒何也然

聲姜又會桓公於卞以請什僖公盖姜桓之女故無此嫌爾

成風事季友敬嬴事仲遂皆私厚結之耳至穆姜遂與宣伯通前之私事盖爲之漸矣

文定以浚洙爲設險守國余謁孔林出曲阜北過一小橋從人白此洙水橋也余問何以無水曰雨多水泛乃至不則不至也乃知莊之浚洙盖引爲池沼遊觀之地非設險也文定盖未親覩之而聽說耳

僑如通穆姜奔齊又通聲孟子豈其審食其鄭儼張

易之冐宗之流歟後人謂叔豹與庚宗婦人通此見其兄而疑其弟也

盜殺衛縶左氏謂齊豹求名而不得文定謂仲尼敝罪宗魯愚意未然以今律論宗魯與謀齊豹推刃兩人皆法所不赦使仲尼治斯獄其不獨戮魯而逸豹明矣故謂此聖人罪縶之書法也蓋縶奪豹之秩邑以自封有事而後與之事已而奪之其凌有官者如此則其剝奪小民可知無道如此此盜之所得而殺者也故書曰盜殺咎縶自取也亦如蔡昭侯背楚誑

吳又委罪執政其無道如此故公孫翩射殺之而亦
曰盜言失君道則盜得賊之矣君豹會翩罪自有司
敗之憲典在
經書季札聘魯而無褒詞文定遂詳辨季子之失以
爲辭國生亂竊意聖人於季子之來直以敘術之例
書之耳未必有深求辭國生亂之意也且左氏止載
諸樊讓國之事至夷眛則未有傳季子之命也王僚
又未有致國之請也季子安得而據其位乎若光之
刺僚已明言季不我廢知季子不能奪已位也季子

亦止云社稷有奉之事是为無如先何也即先有讓
季子亦無可受之理而况不讓乎季子辭國之過惟
僚辭王之時為失然左氏無辭國之言不得以此為
季子咎明矣竊以文定之言為過桓四年七年缺秋
冬文定以為譏失刑是也然定十五年亦缺冬蓋史
失之

公孫會奔文定以為書公孫賢子臧也君苣殺意恢
亦書公子未見其賢也

齊侯愛同母弟年施及無知連稱管至父弒諸兒立

無知衛侯愛同母弟黑背施及其子剽孫甯出衎而立剽何其一轍也

文定謂季姬遇防爲女自擇配憑意不然魯秉周禮人望之邦僖縱愛女則如李林甫之令其女於紗窓閒自擇其配可矣豈有公然以一女子遠去國都而與男子相遇於下邑以擇其偶哉此必無之事也或者左氏之傳得之

文定以處父救江爲罪四鄰愚意江之四鄰皆楚楚役屬也其誰敢救其誰能救以齊桓之覇尚不能救

黃而況江之四鄰乎殆不足罪也亦不可罪也
文定又以處父救江不厚集其兵出齊秦之甲為失
策也然方是時齊雖霸而未肯退聽秦方厲志於楚
舟而肯為晉出兵哉以桓之同盟猶不能救黃而處
父乃肯救江也斯亦難乎其為處父矣又何責焉
履畝而稅始於魯宣行之至今不易然古人稅其畝
之所出如粟米之類而今則盡徵以銀非古也故貧
者以為苦
文定以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為中國夷狄行則

狄之也然以傳事考之秦之伐以報怨鄭之伐以貪地春秋之時其爲報怨貪地者多矣晉之伐以行詐然獻公之假道滅虞詐亦茍異矣何獨於三代而狄之敗殽之師秦以國舉謂爲狄道矣入滑之師卽殽師也乃以人稱何哉

會鄧以懼楚楚已强矣敗蔡伐鄭憑陵中夏已見强矣至於僖之元年伐鄭而後謹其浸强不亦晚乎聖人思患豫防之道恐不若是

晉楚三戰皆以晉及宋楚一戰以宋及齊吳一戰以

齊及吳楚之戰或楚及或吳及若此者聖人不以外夷加中國之意